

# 混血儿形象的身份认同困境 ——《八月之光》与《胆怯》对比分析

焦旸

(太原师范学院, 山西太原, 030024)

**摘要:**文学作品中的混血儿形象总是沦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受害者, 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境。美国作家福克纳的经典文本《八月之光》中的主人公乔·克里斯默斯与英国作家毛姆的短篇小说《胆怯》中的主角伊泽特就是此类混血儿形象之中的具有代表性的存在。二者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 共同体现后殖民主义视野下种族歧视问题的严重性和混血儿群体自我身份认同困境的普遍性。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 混血儿形象; 身份认同; 文化混杂;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混血儿是种族不同的男女婚育所生的子女, 在殖民主义历史背景下, 混血儿的数量伴随着白人殖民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逐步增长, 相伴而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种族主义者为了维护帝国主义统治的利益, 宣扬种族有优劣之分, 不同种族间的融合必然会导致生物退化。甚至奉行毫无根据的“一滴血规则”, 将混血儿归属到父母一方社会地位较低的那个种族类别, 把任何想要突破种族规定的行为都视为对群体的威胁。这类偏见产生了广泛影响, 不仅使混血儿群体对自身身份的合法性产生怀疑, 更使得整个社会都偏向于种族的二元化倾向。正如朱迪斯·贝尔松在评价美国文学时提出的“混血儿总是有问题的”, 文学作品中的混血儿形象也通常被刻板地描述成悲剧式的人物: 他们身形瘦弱、常常疲倦不堪、不能生育并且容易染病; 他们精神萎靡、道德尺度低下, 有嫖娼、犯罪和自杀的倾向。特别是在白人作家的文本中, 混血儿形象的困境通常是没有出路的: 不是接受生活本来的面目, 忍受不公, 就是以死亡告终。在美国作家福克纳的经典文本《八月之光》中, 主人公乔·克里斯默斯是一位疑似混血儿, 因自我摇摆不定的身份感以及社会对他施加的种种偏见与歧视, 促使他杀死养父和自己的白种情人并最终被白人处死。英国作家毛姆的短篇小说《胆怯》中的主角伊泽特则为了融入殖民地的白人群体处处掩盖自己的混血身份, 不仅无法获得对自身身份的认同, 甚至将自己人性中的缺陷全部归罪于自己的混血身份, 在随时随地被揭穿的“胆怯”中浑浑度日。可以看出, 身份斗争确实是表现混血儿形象的文学作品不可避免的核心主题之一。

## 一、后殖民主义身份认同问题的理论梳理

有关身份问题的探讨由来已久, 理论界对身份的认识也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发展起来的以主体为核心的身份观, 与从休谟的怀疑论演变而来的以客体为核心的身份观处于此消彼长的态势之中。后殖民主义对身份的探讨更多聚焦于边缘身份和一种“文化之间”的状态。作为后殖民主义的代表学者, 萨义德提出“自我身份的建构, 最终都是一种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的建构。因此, 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绝非静止的东西, 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弗朗茨·法依也曾表明, 被殖民者在屈辱的殖民架构中, 会采取一种自我憎恨与自我否定的方式对待自己的肤色, 怀疑、否认甚至憎恨自己的文化传统, 包括自己族群的生活方式、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 甚至为此而不得不戴上一副白人的面具来掩盖自己的肤色和身份, 从而形成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族性和身份的嫌恶与离弃。霍米·巴巴更进一步, 赞同一种“双重”身份, 他认为, 身份的“选择”及其意识形态的表述是一个你争我夺的痛苦斗争的过程。身份是通过不对等的、有差别的认同结构而形成的。因而他拒绝一种本源性的、稳固的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 而宁肯选择一种矛盾的、协商的、表演式的双重身份。在霍米·巴巴看来, 当今时代的信息传播迅捷、文化交流频繁, 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纷纷趋于杂交变形。换言之, 一味想要保持

民族的特性犹如敲冰求火、希望渺茫，后殖民第一原则，应是文化混杂。混血儿作为不同种族意识形态、语言文化的混杂体，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在他们的身上得以集中凸显，使得这类特殊的人物形象成为殖民主义背景下表现身份斗争类文学作品的绝佳载体。《八月之光》中的主人公乔·克里斯默斯与《胆怯》中的主角伊泽特可以说是此类混血儿形象之中的具有代表性的存在。分析这两位文学史具有典型意义的混血儿形象，探究二者身上所存在的异同，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后殖民主义视野下的身份认同问题的理解。

## 二、同中之异：是屈从者还是反叛者

乔·克里斯默斯与伊泽特同是陷入了身份认同困境的混血儿，但应对社会所施加的种种不公与迫害的方式却是不同的。美国人类学家约翰·贝里于1974年提出了一套关于文化涵化的理论并为其发展过程定义了四种模式，这四种模式分别是：同化，分离，边缘化和整合。对文化虽不认同但被迫保持与其他族群发生关系，视为同化；对文化认同但拒绝与其他族群的关系，视为分离；对文化不认同同时又拒绝建立与其他族群的关系，视为边缘化，这是最糟糕的情况；对文化认同也愿意保持与其他族群的关系，视为整合。这四种模式既非固定的又无预定好的先后顺序，它们根据不同的环境及影响因素会有不一样的演进过程。从贝里总结出的文化涵化的四种发展模式来看，前者可以归结为边缘化模式，而后者可以被划分为整合模式。换言之，如果乔·克里斯默斯是对当时美国南方社会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观念的反叛者的话，伊泽特则是对占据主流地位的白人至上主义看法的屈从者。

乔·克里斯默斯的一生是悲惨的一生：他还在襁褓之中就惨遭抛弃，他的名字克里斯默斯（Christmas）取自于他在圣诞之夜被抛弃在孤儿院的经历。可怜的乔·克里斯默斯不仅被剥夺了父母之爱，还因为偶然间发现了女营养师的性隐私而惨遭报复，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敌对女性的种子。之后被麦克依琴夫妇，这对极端的清教徒收养，受到养父严格的清规戒律的约束，养成了执拗不屈的性格；养母麦克依琴太太虽对他怜爱关心，却更令他厌恶，加强了他对女人的反感与怨恨。为了反叛清教徒养父对性的压抑，青年克里斯默斯常在夜里爬窗出去与暗娼幽会，事迹败露后更是在暴怒之下砸死了自己的养父。为了逃避罪责，他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流浪生活；他走南闯北，干过多种活计。他长达十五年的流浪生涯可以看做是他寻找自我的历程：虽然外表看上去是个白人，但四处都流传着他是个“黑杂种”的传闻；即使试着去融入黑人，却根本无法得到黑人群体的认同，于是内心陷入极端的纠结不安之中，靠暴力行为和让人无法理解的荒唐举动宣泄着内心的狂躁与愤怒。他出于偶然闯入了亲近黑人的白种人伯顿小姐的厨房，并和她同居在一起。伯顿小姐虽然看似开明并亲近黑人群体，但她那种高高在上的怜悯和想按照她的意志控制与改变自己的做法让克里斯默斯忍无可忍，并最终用剃刀结束了她的生命。而克里斯默斯也最终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以说，克里斯默斯的一生都在激进的反抗中度过，他拒绝养父给他的姓氏，他对伯顿小姐的要求说“不”，他行为偏激甚至直接造成了许多人的死亡，反叛着社会偏见与种族歧视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公。

伊泽特虽然在英国长大、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会讲马来语和迪雅克语”，在殖民地被当做“一把好手”，但他仍处于极度的不自信当中，迫切地渴望着来自纯种西方人的认同。这一行为首先表现在他刚刚抵达驻地长官哈钦森的家时，因为无法顺利地融入哈钦森和坎皮恩的交谈当中而感到不自在，他害怕来自坎皮恩的“看法”，“他渴望有人喜欢他、爱慕他。他希望成为大众的宠儿”“他希望自己遇到的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爱上他”“他想跟各种各样的人都混得很熟，可是他又害怕被人拒绝，因此而畏缩不前”，将其内心的自卑感表露无遗。但当他发现自己可以用上过“哈罗公学”的经历和驻地长官哈钦森搭上话头，并且在谈话中，顺利地把坎皮恩撇在一边时，“伊泽特略微带着一点想制服坎皮恩的恶意”，并为此而感到心满意足。伊泽特厌恶并极力隐瞒自己的混血儿身份，当哈钦森“用慈爱的眼光看着”他和当地女人生下的孩子时，伊泽特会感到愤怒。他还会因为自己“那黑不溜秋的皮肤”而脸红，并且撒谎说自己“有一位西班牙籍的外婆”。在伊泽特的心内心深处正是“他血管里那一滴

土著人的血”造就了他身上的缺点，并且使他永远得不到机会去改正这些缺点。这种有关“血统”而产生的偏见更加集中的表现在伊泽特与坎皮恩观看“涌潮”并发生水难的过程中。当船被巨大的浪潮掀翻，二人都处在极度危险的境遇当中时，伊泽特有意地“忽视”了坎皮恩的求救，在仆人的帮助下自顾逃命去了。而后得知坎皮恩也幸存下来的消息后，更是深处于恐惧之中，生怕对方把自己在生死关头对其弃之不顾的行为公之于众，甚至于恶毒地向上帝祷告“他要淹死该多好。那样，我就安全了。”可以看出，相较于克里斯默斯，伊泽特屈从于白人主导的种族歧视观念，通过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寻求社会主流群体的认可，甚至会更加偏激地鄙夷着少数族裔群体。

### 三、异中之同：对自我身份的焦虑与悲剧式的命运

以克里斯默斯为代表的反叛者面临着强烈的种族焦虑，对主流文化采取拒绝甚至对抗的姿态；以伊泽特为代表的屈从者在被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同时还与之合谋，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都想象性地接受了社会强加给自己的身份，并且终其一生也没有摆脱对种族身份和归属的焦虑，成为了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被动受害者。与此同时，在黑白二元对立的种族结构中，两类混血儿形象始终无法找到自己的种族归属，他们独特的身份体验也无法得到认同，因此都产生了有关自我身份的焦虑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其悲剧式的命运。

《八月之光》的作者福克纳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出：“我认为他（克里斯默斯）的悲剧在于，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究竟是白人或是黑人，因此他什么都不是。由于他不明白自己属于哪个种族，便存心地将自己逐出人类。在我看来，这就是他的悲剧，也就是这个故事悲剧性的中心主题：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一辈子也无法弄清楚。我认为这是一个人可能发现自己陷入的最悲哀境遇——不知道自己是谁却只知道自己永远也无法明白”。正如福克纳所言，不管是克里斯默斯，还是整个混血儿群体，对于自我身份的主要焦虑在于既无法得到白人的认同，也无法得到黑人的认同。乔·克里斯默斯生活在落后古板的南方，那里的人们普遍认为黑人之所以低贱“是由于承受不了上帝愤怒的重量，他们浑身油黑是因为人性固有的罪恶沾染了他们的血和肉”。不管自己流浪到何方，“黑杂种”的流言总是萦绕在他的身边，使得克里斯默斯备受冷眼。但即使“他同黑人生活在一起，回避白人。他同黑人一起吃饭睡觉，却谈不到一块儿，说不好就斗殴”；即使“他同一个酷似乌檀木雕制的女人像夫妻般地生活在一起”，他“感觉到甚至密切地注视着自己白色的胸脯在肋骨腔内逐渐逐渐地往下陷，竭力往体内吸进黑人的气味，吸进幽深莫测的黑人的思想和气质；然后又从体内着意呼出白人的血，白人的思想和白人的气质”。于是克里斯默斯发出“什么时候身上流着不同血液的人才会停止相互憎恨？”的疑问，在失去身份认同的状态下，产生了自我仇恨与自我抛弃的心理和由此而导致的犯罪倾向。与此相似，伊泽特生活在殖民地时代被西方人蔑称为“破产之后的好去处”的婆罗洲，努力追求白人群体对他的认同，时刻为自己“血管里那一滴土著人的血”而胆战心惊；他憎恨自己的混血母亲，为她感到羞耻，但冥冥之中却也感到对母亲怀有“一份温柔的深情”，“只有跟母亲在一起，他才会感到彻底的安心”。伊泽特奢望通隐瞒混血身份、贬斥有色人种来获得认同，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种族主义者的帮凶。两位混血儿都生活在无法调和的种族对立之中，为无法得到认同的自我身份而焦虑不安，但又没有任何办法改变现状。

不仅如此，无论是反叛还是屈从于社会所施加的歧视与不公，混血儿在面临身份认同的困境时，都沦为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受害者。虽然他们的结局不尽相同，但他们的命运无疑都是悲惨的。克里斯默斯从小被人称为“黑鬼”，并遭到孤儿院的保育员也就是自己的祖父（狂热的种族主义者）和养父麦克依琴（极端的清教徒）的虐待和歧视，为他成年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伏笔。他所生活的杰弗生镇又是一个相当落后封闭的美国南方城镇，血缘的混杂使得克里斯默斯一直处于被孤立的位置，他的命运悲剧是整个美国南方社会造成的，是一种社会建构。而伊泽特则只承认自己的白人血统，费尽心思地寻求白人群体对自己的认同，并极力掩盖并归罪自身的混血身份，时时刻刻都在害怕混血身份被揭穿。他片面的自我认同不

仅肯定了等级制的合法性，更造成了自身被歧视、压迫和边缘化的悲惨命运。两个混血儿的结局虽不相同，但都暗含着古希腊悲剧般的宿命意味，显示出整个社会强压在混血儿群体身上的不公。

长久以来，我们都对不同的种族有着或多或少的刻板印象，如非洲人的纵欲、亚洲人的狡诈、爱尔兰人的愚蠢等。这种偏见来源于殖民者所编造的谎言，服务于其殖民统治目的。

《八月之光》中的乔·克里斯默斯与《胆怯》中的伊泽特虽然在应对种族歧视上的态度有所不同，但都究其一生致力于突破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与悲剧性的命运作斗争。本文通过对这两位具有典型意义的混血儿形象的分析，试图拆穿几个世纪以来殖民主义者的骗局，为当今时代背景下，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人群构建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提供一定的启示。

#### 参考文献

- [1] 福克纳. 八月之光 [M]. 蓝仁哲, 译. 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04.
- [2] 毛姆. 木麻黄树[M]. 黄福海, 译. 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15.
- [3] 拉雷恩. 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 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M]. 戴从容, 译. 上海: 教育出版社, 2005.
- [4] 王吉民 鲁先进. 解析福克纳小说中的两类混血儿形象 [J].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 2008.
- [5] 陈华. 美国文学中的混血人形象评述[J]. 外国文学研究, 2000.

## The Identity Dilemma of The Image of Mixed-Blood ——By Contrast to Light in August and Timidity

Jiao Yang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24)

**Abstract:** The image of the mixed-blood in literary is always the victim of racist ideology, facing the dilemma of identity. The protagonists in the light in August by Faulkner and the short story Timidity by Maugham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is kind of mixed-blood. Both of them hav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reflecting the seriousnes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the universality of self-identity dilemma of mixed race groups in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ism.

**Keywords:** Post-colonialism theory; the image of mixed-blood; identity; Cultural Hybridity

### 作者简介:

焦阳, 1995年出生于山西太原, 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文艺理论与批评。